年画中的文化密码

蕴含温情 岁月变迁

潍坊人文 第二季

古朴温暖的画乡家园蕴含着浓浓的乡情。是年画的繁忙热闹，也是画师们古道热心肠的淳朴和勤劳。走过600多年历史沧桑，“德盛恒”和“吉兴”两座古画店还留在村街上。改革开放后，外地画贩客商又在杨家埠找到老年画店，虽然马车、吊铺早已成过往，但画乡情缘仍在续写。

“吉兴”号老画店影壁。

影壁雕工精美　暗含画店画眼

影壁是杨家埠的重要建筑物。

旧时，走进黑漆大门的画店，最先看到的就是雕工精巧的影壁墙，就是小规模的年画“字号”里也要用尽家财垛起一座影壁来。在“同顺堂”“东大顺”这样“印画子，赚了钱，好日子过了二百年”的画店中，影壁的底座上雕刻着出水的荷花，荷下是跳跃的鲤鱼，寓意“连（莲）年有余（鱼）”。底座上方的四角雕刻着松、竹、梅、兰四种图案，两边是年画里《博古四条屏》图案：两只硕大颀长的花瓶插着盛开的芍药牡丹花，寓意“富贵（牡丹）平（瓶）安”。上方用精致的筒子瓦作出滴水的檐头，檐头作着花嵌，图案或是螭虎，或是滚绣球的狮子。花嵌两端的是“倒提杵”，荷花杵垂下来了，还雕着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字样。中间才是用大块青砖铺出的“海阔天空”的平整墙面。

墙面是正月十五闹元宵挂“福字灯”的地方，各画店把灯上的图案画得争艳斗巧，画着手牵金蟾怀里折着桂花胖娃娃的“蟾宫折桂”，娃娃玩具车上载着三只香橼果的“连中三元（橼）”，当然，最多的还是娃娃头上擎着荷叶怀抱大鱼的“连年有鱼”。入夜烛光摇曳，照红了村街。

影壁是用澄泥砖雕成的，价格昂贵不说，砖雕师傅们（学徒阶段长达三年）雕这样一座影壁要一年的时间。仓上村的王振东砖雕工艺精巧，远近闻名，一座影壁的工钱是十几石小麦。“宁盖三间屋，不修一大门，宁修一大门，不垛一影壁”。可是，画店的掌柜们还是把影壁雕得花样翻新。

有家画店的影壁就是王振东雕的，当着画贩的面，主人把上面滚绣球的狮子卯榫似的拿下来又轻松装上去，客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第二天，大车装着年画从店里拉走了。看了画店的影壁，就知道年画印得怎样的好看。

影壁，年画店中的“画眼儿”。

望屋用于展示交易　“望子”不可忘挂

杨家埠画店百家，“望屋”是不可少的。

“望屋”建在画店大门的旁边，有着前后两个屋门，一个与画店内宅相通，另一个开门就可以走到大街上。与这街上的门紧挨着，开了一个月洞形可以闭合的窗户。旧时代，北方农村的房屋建筑主要是封闭式，这种“开放”型格局很少见到。

“望屋”取的是画贩们进村就能远远望见这里的意思。过了七月二十二财神爷的生日，画店里开始印年画，“望屋”挑出一缕红绸，这叫做“望子”，夜间则用一个红灯笼代替。而且“望”谐音“旺”，祈盼着顾客众多，兴旺发财。它现实的作用是年画展销室：画贩们来到画店，不用进入内宅，就可以直接到这里选择年画样张；通过前门旁边的窗户，夜间也可以在大街上进行交易，浏览“望屋”里满挂着的红红绿绿的年画样子。

“望子”和红灯笼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。正月十五，闹元宵的日子，距杨家埠不远的寒亭高庙唱灯戏，画店放假一天，人们都去看戏了。画店的小学徒突然想起店内的红灯还没挂好。那红灯笼上可是写着画店的字号，看不见字号，一定得把相熟的画贩耽误了。他急忙挤出人群离开了戏台。回到画店刚把红灯笼挂好，这时，大街上传来了人们嘈杂的惊叹声：戏演到半道上散了。原来在他刚离开的一刹那，年久失修的高庙墙倒塌，几十个人被压在墙下丧了性命。后来，村上的人就相延一种风俗，再忙也不能忘了挂“望子”，“望子”是望“子”平安归来。

另需交待一下，到“望屋”里买“炮仗画”，要向门板挡住的地方看，这样的画是藏着卖的。

腊月堂屋印画忙　满间炕上睡娃娃

北方人睡炕，炕在堂屋的套间里。一进腊月，印年画忙上了，连姑娘、媳妇都点上灯火在堂屋里干起了刷颜色裁纸张的活。需要老奶奶照看的娃娃们太多，炕上挤得睡不过来，杨家埠人有办法，盘了“满间炕”：套间里全部被炕占起来，留了个窗似的门口，分不清外甥还是孙孙，一起从这儿爬到炕上去，有时还有邻居家的孩子。找来村上的木匠，作两扇半短的薄门板，沿炕边儿挖上沟槽，随手一拉便挡住了堂屋里的忙乱。除了能合上的拉门扇，墙壁上还有个小小的孔，叫“灯窝儿”，点了豆油的灯盏平时就放在这小孔里，一点如豆般微弱的光亮同时照明了满间炕和堂屋。“灯窝儿”有画，娃娃们睡熟的时候，就把卷着的画放下来，挡住外面的灯光。

当然，画上画的是老奶奶最愿意看的《黄花晚节香》。

几代画贩睡吊铺　买卖双方留情结

“吊铺”是什么？

打个不准确的比方，吊铺就是今天的“阁楼”。旧时的杨家埠画店里，家家有这样的“阁楼”。腊月里印画忙，外地的画贩客人早早来到店中等待催货了，有时店中住下了七八个客人，需要等一段时间。画店除了酒饭招待，还得安排他们住下来。时间一长，掌柜想出了办法，店里的屋顶是“合”字形的，在那“一”横处架了密排的椽条，铺了软软的麦草和编织细密的苇席，苇席上是家中妇女做好的新被褥，开个竖了竹梯的上攀入口，就给客人安排了舒服的住所。这样的住所就是“吊铺”了。

客人睡在上方，下面的伙计们生了火炉彻夜赶“货”，热流上升，吊铺上暖融融，再在屋山尖顶那儿开个窗，明亮的月光溶溶地洒到吊铺上，旱烟锅上的喷云吐雾又透过窗口流出去。很短的时日里，客人们混得熟头熟脸，躺在各自的被窝里扯开了闲篇。没几日，画贩们推着满载年画的独轮车愉快地上了路，临走时跟掌柜约定，明年腊月里再到店里来。有的画贩客人几代人都睡过同一画店的吊铺。月光洒到吊铺上的情景，成为几代人心灵上挥之不去的“画乡”情结。

这情结走过了一百年，还留在贩年画人的心头上。改革开放后，杨家埠的画店重新兴盛，济宁市鱼台县一个名叫任玉忠的画贩又来到杨家埠，几经辗转寻问，才找到了老画店新开张的门头房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在这家画店的吊铺上睡过。

时过境迁，主人要送他去酒店住宿。路上，鱼台的客人突然问道：“家里的吊铺还有吗？”

“你还是推着木轮车来的吗？”

两人开怀大笑。

吊铺成为了过去的故事，浓浓的乡情却依然留在人间。

本期图片由孙兆颖提供

零售价每份1元　社址：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1801号　邮编：261041　广告业务：8196151　经营许可证：3707004000003号　发行业务：8196001　印刷：潍坊日报社印务中心　0536—2511515